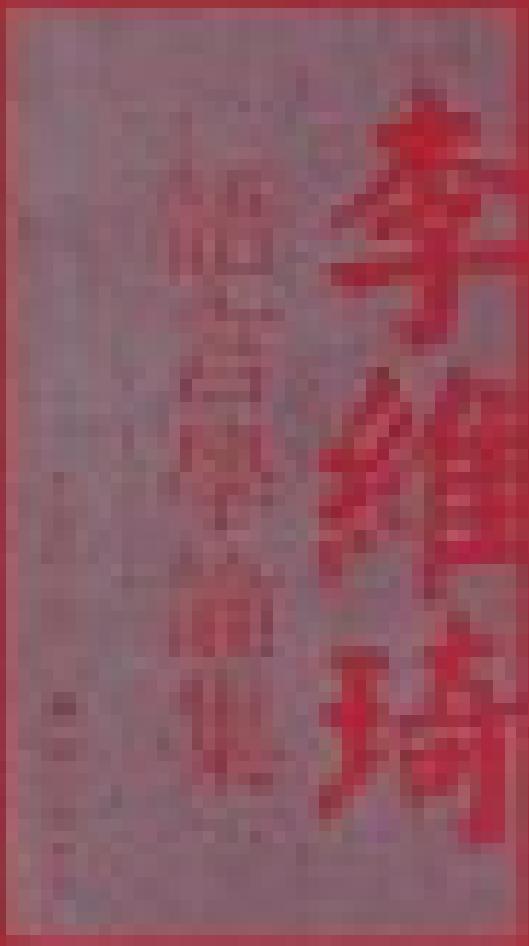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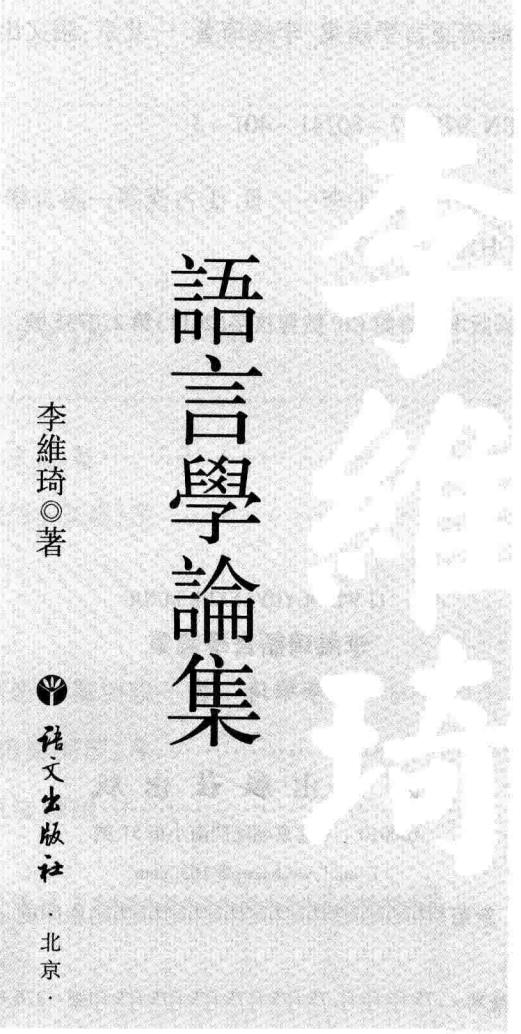
李維琦

語言學論集

李維琦 著

◎ 语言出版社





語言學論集

李維琦◎著

● 人文出版社

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維琦語言學論集/李維琦著. —北京:語文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80241 - 401 - 3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古漢語—語言學—文集
IV. ①H109.2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70735 號

LI WEIQI YUYANXUE LUNJI

李維琦語言學論集

李維琦 著

*

語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陽門南小街 51 號

E-mail:ywcbssywp@163.com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聯華印刷廠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1 插頁 23.75 印張 376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00 定價: 48.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倒頁、脫頁，請寄本社發行部調換。



序一

無論做什麼學術研究，要想有所成就，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的某一點與眾不同，方可藏其事。

一曰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選擇，無外乎三端：1.人無我有者。生地易為力，熟地難為功。毛荒之地，開墾不易，而收益可觀。中下之才，亦可大有作為，何況上乘？然生地有限，若無考古發現，當今之世欲覓一生地，談何容易？2.前修未精者。雖有前修，但其深度、廣度、高度皆有待拓展。中人之才加上勤奮，也會有大的收穫。3.人人都在耕耘的熟地。道相似也，識相近也，要超越別人，談何容易？若非天才，大可不必再進入，除非使用前人從未用過的方法，否則其成就定為有限。然最現平庸者此領域，最現智慧者亦此領域。思想的深度、知識的廣度、方法的精度、才情的高度，皆可於此顯現。

古代漢語的研究對象為文字、音韻、訓詁、語法、修辭，這是前輩學者耕耘了上千年的領域，雖說收穫各有不同，但都不再是處女地則是可以肯定的。

智者與庸者的區別，在於能否於同處看到異，於常處看到變。本師維琦先生的研究領域，有訓詁、音韻（包括方言）和修辭，皆人人耕耘的熟地，其成果非但不是品質平庸的下乘，而是多有創獲的佳作。

先生涵泳漢譯佛經二十餘年（一九九〇年開始），比文例，揣語境，論引申，明假借，審語法，釋漢譯佛經中的“字面普通而義別”和帶有佛經或地域色彩的語詞，條分縷析，創獲良多，著《佛經釋詞》，凡六十余萬字，系研讀佛經之津梁，研究中古漢語詞義之力作。其用心之專，用力之勤，用工之精，今之學者能與比者，唯本師雲從先生一人而已。雲從師治敦煌俗語凡三十餘年，所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畫聲字內，為世人所重。維琦師所作，與之前

後輝映，各擅勝場。一為中古，一為近古，若再有一部精當的上古語詞考釋之作，則為一詞彙史矣。

於是，愚有悟焉：治學之道，既要博，又要約，還要一。心理學講究“知、情、意”。意者，一也。一其心於此，一其力於此，一其藝於此，若無所獲，除非“天厭之”。荀子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其是之謂與？

二曰研究方法。對象相同，方法別樣，其所斬獲，定有不同。方法之於治學，猶武器之於戰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方法的層次而言，有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具體科學方法。

哲學方法有辯證法、形而上學法，本文不論。一般科學方法有歸納法和演繹法。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

古漢語研究素重歸納，無論是音韻學、訓詁學還是文字學、語法學，莫不如此。所謂“例不十，法不立”，即此之謂也。其利在於扎實可靠，其弊在於忽視理論。當今學界有人力倡演繹，而對歸納則卑之毋甚高論，意欲救其弊。提倡演繹，實是卓識，但鄙視歸納，則未必高明，殊不知歸納和演繹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相輔而行，缺一不可。任何人的研究，皆歸納中有演繹，演繹中有歸納，唯其不自覺或不願承認而已。我們認為，鄙視演繹為固，鄙視歸納為陋，固陋皆不可取。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沒有演繹？某字有某聲而有某義，从某聲者大多有某義（大前提），此字从某聲（小前提），故也應有某義（結論），非演繹而何？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就沒有歸納？

就具體科學方法而言，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必然不同，帶有明顯的學科特點，如訓詁學的因聲求義，文例求義，音韻學的反切系聯法、構擬法、對音法，古文字學的推勘法、對照法、偏旁分析法，語法學的句子成分分析法、結構層次分析法、轉換生成法，等等。甚至相同的研究對象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正因為採用不同的方法，為相同對象的研究者提供了創造新知的手段。

本師維琦先生的古漢語修辭研究，所以在修辭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論者譽為“湖湘修辭學派”的開山之作，就在於其採用了與前人不同的研究方法——同義修辭理論。

一般的漢語修辭研究，基本上採用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和郭紹虞《修辭

學通論》的框架，先通論，後辭格，且辭格是重點。這種框架下的研究，除了在陳、郭基礎上修修補補，很難有大的突破。基於此，維琦師采用同義修辭理論研究古漢語修辭，著《古漢語同義修辭》一書。儘管研究對象相同，由於方法的不同，導致了結果的不同，也導致了貢獻的不同。

古代文獻中有大量的內容相同而表達各異的文獻。這些文獻對同一歷史事件採用了不同的語義表達。如，同一事件《左傳》所記與《史記》所記不同，《史記》所記與《漢書》所記不同，這些不同有什麼修辭意義，表明了作者的什麼態度？同義修辭可以較好地解釋這些問題。同義修辭理論雖然來自蘇聯，但對古漢語修辭研究比較管用。先生採用同義修辭理論研究古漢語修辭，可謂榫卯相合，無間然矣。

三曰研究目的。任何研究都有目的，有求用者，有求理者。無論是求用還是求理，都要解決是什麼、為什麼、怎麼樣等問題。

是什麼，是“求實”的問題。“求實”是一切研究的第一目的，一切“用”和“理”都以“實”為前提，無“實”無法“用”，無“實”也無法求“理”，“求實”的重要性不證自明。

我國的古漢語研究在“是什麼”方面用力甚勤，用功甚劇，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從而使人們誤認為追尋“是什麼”就是學術研究的全部，而對“為什麼”注意不夠。

“為什麼”解決“理”的問題。實際上“是什麼”與“為什麼”不可分割。沒有“是什麼”，“為什麼”無法進行；沒有“為什麼”，“是什麼”難以深入，縱能深入，其深入的程度也有限。我國科學技術之所以落後，部分原因是“求理”的意願欠缺，“求理”的能力不夠。加強“為什麼”的研究，應是我國學術研究的當務之急。

“怎麼樣”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事物結構怎麼樣，二是“事”和“理”怎麼用。結構怎麼樣，實際上也是“是什麼”的問題。“怎麼用”是應用的問題。我國的學術研究，在“怎麼用”方面做得極為不夠。大量的成果都處於儲備狀況，沒人用，也不知道怎麼用。成果年年增加，年年出新，但技術則仍然落後。不知是學術的悲哀，還是學者的悲哀，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一代有一代的學術，一代有一代的學術要求和標準。我們不苛求前人，但要苛求自己。用當代人的學術要求和標準來衡量前人，似乎太苛刻，也不

道德。但學術要前進，要前進就要突破前人，要突破前人就得在學術目的和標準上有所改變。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既定的前提下，能夠改變的，只有目的和標準。所以我們以為，在不忽視“是什麼”的前提下，研究者應在“為什麼”、“怎麼樣”上下功夫，爭取在理論的建樹上有所作為。假以十年、二十年，潛心創造，必有所獲。我國的語言研究，所有的理論都是引進的。這裏在引進、消化，那邊在創新、發展，從而形成這樣一種局面：我們是“落後—引進—再落後—再引進”，烏龜追兔，永無至期；人家是“先進—創新—再先進—再創新”，引領潮流，遙遙在先。

四曰研究者的條件。人與人的差別，在某種意義上說，不亞於人與動物的差別。這些差別，構成了研究者不同的條件。

具體說來，研究者的條件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精神。就學術研究來說，最重要的精神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沒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稍有成就，就滿以為鴻鵠將至，或欲得錢，或欲得權，風未動，幡就動了，如何進行學術研究？沒有幾十年的堅守，如何能做出巨大的創新性的成果？二是創新精神。不少的“學術研究”，基本上是拾人牙慧，毫無新意，謂之垃圾，不算冤枉。我們天天喊創新，真正能創新者、進行創新實踐者有幾人？

2.知識。研究者的另一重要條件是知識面要廣。朱德熙先生說，現代學人的致命缺點是“陋”。我們認為，陋者，狹隘也，知識狹隘，思想狹隘，心胸狹隘，是其主要表現。知識狹隘，只知本科不知其他。學科越分越細，領域越來越窄，所知越來越少。知識窄，則見識窄；見識窄，則思想窄；思想窄，則心胸窄；心胸窄，則境界低；境界低，則學術上不可能有高度、深度、廣度。

3.思想。人與人的區別在思想，思想的深淺決定人的境界，決定人的高低，也決定人的成就。我們的學人，大多沒有自己的思想，大多是人云亦云。沒有自己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沒有能力獲取思想是其中之一。有無能力獲取思想主要在思維方式。我們的思維方式，大多是求同思維，而少有求異思維。求同思維有利於獲取現有知識、現有思想，但不利於創造知識、創造思想。創造知識和思想，需要求異思維。求異思維首先從懷疑開始，不輕信現成觀點，不輕信現成學術思想，懷疑論點，懷疑論據，懷疑論證過程，在懷疑基礎上追問，問到無可問，觀點產生了，思想形成了。

維琦師退休多年，既無任務，也無壓力，大可頤養天年，以介景福，但他仍兀兀以窮年，孜孜於漢譯佛經語詞研究，若無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其誰能如此？

先生的研究領域涉及修辭學、音韻學、訓詁學，其所建樹，遠超凡人。研究佛經語詞者，誰能繞過《佛經釋詞》，研究古漢語修辭者，誰能繞過《古漢語同義修辭》，研究音韻者，大多要參考《〈中國音韻研究〉述評》。作為學者，有一於此，即可成為專家；有三於此，稱為大家，可以無愧。知識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成就了先生的學術，也成就了先生的輝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仰止因其德，景行行止因其道，德道皆備，方能“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先生淡泊名利，敢為人梯，藝蘭滋蕙，嘉惠學林。四十歲以下的中年學者，大多受其惠。其親炙者，李運富、劉曉南、蔣冀騁，自不待言，而私淑者，則遽數之不能終其數也。提攜之情，栽培之恩，中心藏之，何能忘之？學生無能，既未能光大先生之學問，慰先生之精神，又不能日進東脩，厚先生之物貢。所可為者，唯有時念佛陀，為先生壽，祈先生福！諸生與我共勉之！

蔣冀騁

於湖南師範大學

2011年4月13日

序二

序

二

恩師維琦先生從眾多文章中選擇二十多篇結集出版，命我寫幾個字，其提攜愛護之意令我無法謝辭。先生集中諸篇，大部分發表時我已學習過，也有一些屬首次發表，今得以先睹為快。先生文章之廣博、之高深，非我所能置論。恰值先生將八十華誕，願借此機會，略述自己學術成長過程中與先生相關的些許往事，冀能展現先生培育深恩之點滴。

大概在1982年，我從北京師範大學進修一年後回到衡陽師專，嘗試寫了一篇關於古漢語中主謂之間用“之”字的文章。當時，大學剛畢業，初生牛犢不怕虎，冒昧將稿子投到《求索》雜誌，謬承編輯先生錯愛，居然打算採用。正巧這時湖南省語言學會開年會，我在會上拜識了維琦先生，向他請教。他也認為此文寫得可以，但說好像已經有人發表過類似文章，於是指導我去查閱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語文》，果然看到有宋祚胤先生的一篇。雖然觀點和材料不盡相同，但畢竟在探討同一問題，不提及不行，而且只能算補證不能算原創了。于是我撤回文章，修改後才發到其他刊物。^①

作為湖南省語言學會的會長，維琦先生從這件事情上看到了培養青年學者的問題。不久，他把我和婁底師專的彭逢澍等幾個青年老師集中到湖南師大，要我們搜集整理國內外有關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成果，分學科按專題寫出綜述。在先生指導下，我們天天泡圖書館，經過幾個月努力，終於完成任務。作為這次活動的成果，我們在《湖南師大學報》(1986古漢語專輯)上發表了題為《1977~1984古代漢語研究綜述》的文章，還在別處發表了幾篇分題綜述。^②這樣做既能為學界提供學術資訊(在上世紀80年代沒有電腦網絡的情況下，這類信息是很受歡迎的)，又切實鍛煉了我們年輕學者的科研能力。

^①有關內容分成三篇：《“之”在主謂間的作用》，《衡陽師專學報》1983(1)；《間“之”主謂結構的語法功能》，《衡陽師專學報》1983(3+4)；《也談“M1之于(於)M2”》，《衡陽師專學報》1984(2)。

^②《一九八三年古代漢語研究綜述》(彭逢澍、李運富)，《湖南語言研究通訊》1984(1)；《1977~1984全國訓詁學研究簡述》(李運富)，《衡陽師專學報》1985(4)；《1977~1984古漢語語法研究綜述》(彭逢澍)，《雲夢學刊》1986(1)。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我明白了做學問得注重資訊，掌握已有成果，因而繼續實實在在地做學術綜述方面的工作，先後發表過十餘篇相關文章。還曾計劃寫一部較完整的《二十世紀漢語學術史》，分緒論（偏重于漢語學史研究）、總論（偏重於漢語總體性或綜合性研究）、分論（偏重於漢語分科研究）三大塊。後來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完成初始的整體構想，但還是寫成了作為“漢語學術史”一部分的《二十世紀漢語修辭學綜觀》，並得以單獨出版。^①

1985年，我有幸考入湖南師範大學，做周秉鈞先生的研究生。作為周先生的助手，維琦先生給了我們更多的實際指導。更為幸運的是，畢業後，周先生、維琦先生，還有王大年老師、王玉堂老師等都一致同意把我這個委託代培的碩士生留在湖南師大工作。這當然主要得靠時為副校長的維琦先生多方斡旋，據說他代表學校跟我的委培單位（衡陽師專）談判，答應了對方很多交換條件。老師們這樣做當然是出於公心，對我個人而言，則是人生事業上升的一個重要節點。

留校後的主要工作是在維琦先生直接領導下編輯《古漢語研究》，一年四期，每期128頁。關於該刊的創辦過程和初始階段的工作情況，維琦先生曾作《〈古漢語研究〉瑣憶》^②一文詳加陳述，從中可以看到先生對該刊的拳拳深情和艱辛付出。我作為刊物的責任編輯，對此有更為深切的感受。先生不僅為入不敷出的辦刊經費絞盡腦汁，更重要的是還得為確保刊物的學術性和影響力而嚴把品質關。先生身為副校長，工作繁忙，卻堅持親自敲定每一期的文章篇目，仔細審讀和修改每一篇文章。如果編輯部還保留當時的稿件加工本的話，一定能看到上面先生留下的密密麻麻的筆跡。先生是修辭專家、改稿高手，經過他審改的稿件，無論是內容還是文筆往往會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不時引來作者本人的驚歎和感謝。我原想只負責文字校改和拼版時某些句段的簡單增刪就可以了，一般不作內容審改。但主編維琦先生的以身作則使我認識到，一個合格的編輯，不能只當文字校對工，還應該有評斷文章優劣、引導刊物方向的學術眼光和調整文章思路、化腐朽為神奇的稿件加工能力。編委審稿往往只提出一些宏觀建議，稿件的具體加工修

① 李運富《二十世紀漢語修辭學綜觀》，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92。

② 李維琦《〈古漢語研究〉瑣憶》，此文曾在《古漢語研究》創刊20周年紀念會上宣讀，恐尚未正式發表。

改應該是編輯的職責。於是我也學著對稿件提出修改意見，並儘量進行直接修改加工，然後提交先生終審。我常常比對原稿和先生的改稿，揣摩其中的玄機。在長期的請教交流中，經過先生的指點，我學到了很多審稿、改稿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這些收穫使我現在基本能獨立應對一份刊物的組編、審改和出版工作，而且在指導和審改研究生論文方面也受益無窮。

雖然我在維琦先生身邊學習和工作的時間只有短短八年，但先生對我學術能力的培育和治學方法的影響卻是長期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搜集整理學術資訊的鍛煉外，先生還特別重視我們的古文獻閱讀能力，不僅指定必讀的古注和小學書目，而且每有機會，就提攜我們直接參與古籍整理工作，例如讓我參加他領銜的《左傳》《國語》等古籍的標點和譯注。對於指定閱讀的古籍注疏文獻和小學專著，周先生和維琦先生要求我們寫讀書筆記和報告，并經常檢查，發現可取之處就會批注鼓勵。我的某些研究成果就是在得到老師們的肯定後提煉出來的。例如我讀《論語》及有關注疏，發現其中的“必也正名乎”之類的句意沒有得到準確理解，於是在讀書報告中提出應按假設複句關係來理解這類句式的想法，周先生朱批“新穎可喜”，維琦先生也鼓勵“可專題探討”。於是我把讀書報告摘出來充實論證，寫成《〈論語〉裏的“必也，P”句式》投寄《中國語文》，發表於1987年第3期。讀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廣雅疏證》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時，我對“連語”和相關的“聯綿字”產生興趣，認為現代人把“連語”和“聯綿字”當作複音單純詞，不符合古人的思想。我分析了很多材料，打算以此為題做碩士論文。^①出於穩妥考慮，老師們沒有同意把這個作碩士論文選題，但鼓勵我可以繼續研究，不要放棄。所以我另選俞樾的《群經平議》為材料作訓詁學方面的碩士論文，而同時繼續探討“聯綿字”和“連語”的有關問題，先後發表四篇系列文章^②。在周先生和維琦先生親自指導下完成的這些成果，夯實了我的文獻訓詁基礎，也堅定了我走學術之路的志向和信心。

^① 碩士論文題目為《從〈毛詩平議〉看訓詁中的邏輯問題》，分“論據部份”“證明部份”及“訓詁結構的檢驗問題”三篇分別發表於《古漢語研究》1989(1)、1989(4)及《漢字文化》1990(2)。

^② 《“離黃”及相關語詞考——聯綿詞性質新探》，《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研究生增刊》1987；《王念孫父子的“連語”觀及其訓詁實踐》（上/下），《古漢語研究》1990(4)、1991(2)；《是誤解，不是“挪用”——也談古今連綿字觀念的差異》，《中國語文》1991(5)。

維琦先生屬通識型學者，訓詁、詞彙、修辭、語法、音韻、方言、文字，樣樣精通。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及有關成果對我的學術成長有更直接的影響。

先生曾任中南修辭學會會長，在修辭學領域聲望崇高。他的修辭學研究獨闢蹊徑，以古代文獻為基本語料，以“同義手段”為核心理論，在繼承楊樹達等先生修辭學成就的基礎上，開創了現代修辭學的“湖湘學派”^①。先生先後出版過《修辭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古漢語同義修辭》（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並發表多篇修辭學論文。我是從學習先生的《修辭學》入門的，寫過體會文章^②。先生見我對修辭學有興趣，就讓我參與他的《古漢語同義修辭》的寫作，負責第二章“修辭學信息論”和第七章“模糊同義”，並且合作發表《信息修辭略論》（《修辭學習》1990年第1期）。正是因為先生的耳提面命，我在修辭學領域也算小有成績，被看作“湘派修辭學”的重要成員。個人專著《二十世紀漢語修辭學綜觀》出版後，得到許多好評^③，還有許多修辭學論文和專著引用，并被著名修辭學家王希杰先生稱為“修辭學史家”^④。作為學生，我為能夠忝列先生領導的“湘派修辭學”隊伍而感到自豪。

先生熟諳佛經佛理，所著《佛經釋詞》《佛經續釋詞》及《佛經詞語匯釋》^⑤在學界影響巨大。其書選詞立目皆以新質為條件，因疑而發，舉證而成，釋理而明。我認真讀過先生的書，^⑥受其影響，也曾斗膽嘗試探索一些與佛經或佛教有關的詞語，發表過《略談源自佛教的漢語熟語》及《“一絲不掛”源流考辨》^⑦等文。先生是這方面的專家，自然少不了向他問疑討教。先生賜教

^① 參王希杰《湘派修辭學家李維琦》，《古漢語論集》第3輯，岳麓書社，2002；鄭慶君《湖湘修辭學研究及其發展前景》，《船山學刊》2004(4)。

^② 李運富《銳意創新、獨具特色的〈修辭學〉》，《湖南師範大學學報》1987(5)。

^③ 如宗廷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修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628頁：“《二十世紀漢語修辭學綜觀》是一部綜述性修辭學史，它對20世紀中近90年的修辭學研究情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價。……該書既有著較明晰的史的軌跡，也有著較高的學術性品格。……可以說是一本材料與見識結合得較好的史學著作。”又如周守晉《二十世紀的漢語修辭學與漢語修辭學的二十世紀——讀〈二十世紀漢語修辭學綜觀〉》（《漢字文化》1993年第4期）：“這本書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具有了不同於以前任何一本修辭學史專著的比較鮮明的時代特色。”

^④ 見王希杰《同義手段與同義修辭學——兼評聶焱〈廣義同義修辭學〉》，<http://www.52dq.net/>“我愛分享”。

^⑤ 李維琦《佛經釋詞》，岳麓書社，1993；《佛經續釋詞》，岳麓書社，1999；《佛經詞語匯釋》，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⑥ 參李運富《佛經津梁，辭典資源——讀李維琦先生〈佛經釋詞〉〈佛經續釋詞〉》，《古漢語研究》2001(1)。

頗具禪風，通常不會明說正誤，而用暗示參悟之法。例如關於“一絲不掛”的源流，我考得很辛苦，面對大量佛界語料，常常拘泥字面實義而陷於迷茫，難以理清詞義的演變脈絡。先生看過我的初稿後，沒有提什麼具體意見，只回信說：“禪門說話講究機鋒，往往有上句沒下句，或者前言不搭後語，這是他們的老套，不必認真追究。”一語點醒夢中人，許多原來想不通的地方豁然開朗，有關詞形詞義的源流終於貫通。

先生尤擅音韻。研究生階段給我們開設“音韻學”課，講解基礎知識外，也介紹他後來出版的書稿《〈中國音韻學研究〉述評》^②。這本書名為“述評”，實際上是研究專著，不僅對高本漢的音韻學成就分析深透，而且提出了許多自己的方法和觀點。遺憾的是我對音韻有恐懼症（因為說不好普通話，又讀不准國際音標），當時的音韻課成績不太好，後來在音韻學方面也沒有什麼傳承，更談不上建樹，這是很對不起先生的。但我仍然要感謝先生，因為先生沒有看不起我的音韻弱智，反而千方百計引導我學習和應用音韻知識，“逼迫”我寫近體詩就是其中一招。我只會寫打油詩，而且認為現代人寫詩，即使講究格律也不應該以古音為標準。所以曾有點調皮地寫過一首“現代格律詩”交差，先生看著不合古韻、也不合平仄的“詩”，搖頭苦笑。不久，我們一起去廬山參加會議，利用這個機會，先生親自作了兩首近體詩送我，意在現身說法，“逼我就範”。沒有理由回避，不得不勉強作了一首所謂的“格律詩”復命。詩及序如下：

和恩師如琴湖一首

赴京攻博前，與恩師維琦先生同游廬山，得贈詩《如琴湖二首》，並鼓勵作詩。余于古詩未曾嘗試，然師命難違。適過樂天草堂，聯想當年白、顧詩交而易居京師^③，感知遇之誠可貴，故仿贈詩之韻而和焉，聊表寸心，且以求教也。

①《略談源自佛教的漢語熟語》（上/下），新加坡《願海》第56期，2008(7)、第57期，2008(9)。《“一絲不掛”源流考辨》，《勵耘學刊》2009(1)。

②李維琦《〈中國音韻學研究〉述評》，岳麓書社，1995。

③唐·張固《幽閒鼓吹》：“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顧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又宋·吳升《優古堂詩話》“野火燒不盡”條：“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京居不易且登臨，草舍飛詩激我心。
數載寒窗燈伴影，師恩難報翠湖吟。

1993年8月14日晨

這是我的唯一近體“詩作”，是先生“軟硬兼施”誘導出來的。因膽怯，記不清有沒有交給先生，至今尚不知是否合格。

先生于我，既是老師，也是領導，更是親人。先生費盡周折好不容易把我留在身邊，按理當希望為之多效力，但出於我的前途考慮，他竟然鼓勵我赴京深造；博士畢業時，他又配合王寧先生說服湖南師大校方放棄定向協議，讓我留在北京。這種胸懷，這種情誼，不是一般關係所能體現的。從1982年認識先生，到做先生的學生，到留在先生身邊工作，到離開先生來北京，一直到现在，先生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我，鼓勵我，提攜我。我的成長經歷，每一步都有先生伴隨的印跡，可謂師恩如泉，湧流綿長。弟子不才不肖，愧對先生栽培，有負先生厚望，難報先生隆恩，唯借此機會，散記點滴，雖語無倫次，不章不題，然感懷所至，心意在焉。

祝賀先生論集出版，祝賀先生八十華誕！

學生 李運富

2011年8月於北京師範大學

目 錄

序一	蔣冀騁 1
序二	李運富 7

文字、詞彙、語法

羊大為美之類	1
袁恒祺《聲旁字典》序	6
合音詞例	13
《雅》《頌》語法歧義	23
李錦文《古漢語語法基礎》序	59

佛經詞語訓釋

佛典中疑難詞語考釋例說	66
《敦煌俗文學語彙溯源》序	77
《解深密經》語法釋讀	81
瑜不掩瑕 ——《中國佛籍譯論選輯評注》訓詁得失	90

訓詁一般

郭譯十首農事詩商榷	116
《〈後漢書·酷吏列傳〉今注今譯》審讀劄記	128
《後漢書》訓詁條劄	140
《中華現代漢語詞典》審讀意見	185